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

### 第三回 梅三品藥按君臣 李十戈禍延夫婦

話說萬曆丁未春，李十戈備下錢馬香燭，擇日起行，前往均州太和宮進香。自陝西延安到湖廣襄陽，一路都是山原陸地，只用個騾馬車軸，在途中看此景致。正是：月際仲春，桃李千樹爛漫；時將上巳，棠梨萬徑陽森。山巔雲霧碧如藍，野外草茵春似黛。綠柳枝上，黃鸝兩兩弄情交；紅杏花間，粉蝶雙雙翻暮影。遊人香客，輟跡頻仍；牧子樵夫，歌聲宛轉。一心盼望玄天嶺上去，千里迢遙豈憚勞。

道路飢食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走了個把月，來到武當山。原是大明朝成祖皇帝，感玄天默佑靖難之功，敕建開山，鑄就金身金殿，以報答神明的，所以景致勝概，與他處不同。今十戈只是虔誠朝禮上真，不敢散心觀看，自山腳下手扯金鏈，一步步直到山巔，拈香燃燭，叩首禮拜，讀疏默通心事。但見：

玄天赫赫威靈，手仗青鋒寶劍。披頭赤足，躡龜蛇而鎮伏群魔；祛邪斬妖，遣百神而呼風喚雨。玉靈官驅雷掣電，護衛靈真；趙友垣跨虎持鞭，奉行號令。折旗侍者張昭列，捧劍立者竇使君。七日廉武，排著魁鬚髦髦剋釋擇；七星按劍，□著貪臣祿文廉武破。仰瞻北極恩師主，敬叩玄天萬法王。

十戈對金殿焚香禮拜畢，又向各殿恭敬朝參，再到洞室山房遊玩，觀看那些道流遷過虛鶴亭吃齋。那住持道士叫啟梅三品，陪十戈坐了，敘些道家修養真的話兒，甚覺甜甜有味。那十戈便說起，到山求嗣的真情，道士問道：「今年貴庚多少？向來曾得過兒子否？」十戈道：「老夫今年五十二歲，結髮無出，如今續弦，又是五年了，自今消息杳然，所以許下名山香願，特求神力匡扶。」道士道：「神天也要依靠，人力也要盡些，依小道論起來，客官選用些廣嗣的丹丸便好。大抵不能孕育，只因陽精怯弱，腎腸虛寒，命門真火衰微，施為焉能有用，小道雖居外方，這個道理，頗知一二。」

且說十戈見道士說的話，都根性理，十戈的心裡，極其敬信，即欠身施禮道：「仰仗高真人，要見惠些靈丹，若得應驗，決不敢忘大德。」道士就在藥箱裡，取出琉璃瓶來，傾出幾粒狗腎與陽種子丸來，送與十戈。十戈受了，感激不盡，便把白銀一錠，送與道士為齋金，道士受了。即安排個幽雅的臥房住下，一連遊玩五六日，到第七日，拜辭金身，與道士相別。回到家中，見了老婆石氏，說了進香的事並許多景致，是晚還不曾繳香了願，夫婦兩人，只是分榻而寢。到早來又請兩個道士，誦經禮拜佛，完了法事。十戈將武當山上，道士授種子靈丹的話，對妻石氏說了。石氏滿面添紅便道：「這也是天緣奇遇，料必有應驗。」十戈把丹藥來，依法服食，到晚來便覺得丹田溫暖，陽事堅強，待至黃昏，卻跳按不定，況且疏曠了幾月，是夜須索要遺興盡情。夫婦二人云雨起來，比那初婚時，更加幾倍，兼吃了這個興陽助火的種子海狗腎合成的丹藥，這番濃興，就是個少年不若。正是：

靈犀一點深深入，好把孫枝著意栽。

卻說道士這種子丸，用海狗腎為君制就的。原來這個海狗腎卻是海內的牡狗腎，就是狗腰子。這狗性最淫，若是發作起來，一連要與母狗交十數隻，直至於死。浮屍水面，人取得之，用以興陽種子，頗有奇功。今十戈得了此藥，自這一夜交合之後，騷性頻頻發作，分明到與石氏做了一樁生意，時常交合。交合一兩月之後，石氏便覺得頭昏心惡，四肢乏力，飲食厭思。思想起烏梅打糕，常常要些個梅醬、酸醋呷呷，卻是將孕的病症。醫書上說，凡婦人月信方行，得男子交合，陽精已入，結聚成胎。一月如草頭之露，或男或無二角，形似桃花，胞胎似塊，外病噁心不食，名為惡阻。今石氏得了孕胎，卻有這般證驗。十戈大喜，到十月滿足，氣急作喘，一夜裡夫婦同睡，十戈見一騎突入其門，長笑數聲，滿室環繞，醒來乃是一夢。石氏忽然腹中苦痛，腰下酸疼，連忙叫個接生婆來，只聽得響聲一響，胞衣綻裂，下邊血水直流，呱的一聲，一個小孩子，隨水而出。接生婆抱來，澡浴既了，穿了襁褓小衣，十戈看那孩子時，但見：

深目環睛，卻是夜叉鬼卒；紅眉赤發，猶如水怪山精。遍身粗大足加長，滿面膚推手又刺。啼聲同破竹，馬笑驢悲；形象類畜生，人頭狗面。十戈見了心中惱，只為親生沒奈何。

十戈見生下的孩兒，這般丑劣，但未有子嗣，亦勉強歡喜，因生時夢見一騎入門，起名叫做闖兒。過了一月、週歲，到也易長易成，不覺時光倏忽，已是十五六歲了。漸漸氣質狠惡，打父罵娘。十戈只得請個先生來教訓他，拜了先生，先生與他取一個名字，叫做李自成。悟性也有幾分，請了兩年，實也認他不得幾句，只是出口不良。一日是個夏日，偶值驟雨方過，一時間雲斂天青，月升碧海。先生因出一對，與他寫道：

雨過月明，傾刻頓分境界；

李自成講道：

煙迷雲起，須臾難辨江山。

又一日，值秋風蕭颯，供膳送得肥蟹一盤，先生又指螃蟹為題，教他作詩一首。那自成便做詩道：

一身甲冑肆橫行，滿腹玄黃未易評。

慣向秋畦私竊谷，偏於夜月暗偷營。

雙螯恰是鋼叉舉，八股渾如寶劍擎。

只怕釣鼈人設餌，捉將沸釜送殘生。

這先生詳味他詩句，便曉得後來，是個亂臣賊子，不得善終的。只是不好向東家說，勉強完了一年館事，推個事端，辭別去了。那先生別去，自成也無志讀書，就是父母勉強他，反成仇怨，時常裡施刀弄劍，狼作狼為，聲言要弑父母，殺親鄰。父母只得只生得一個兒子，未免有些嬌愛，又恐外人貽笑，不敢做聲，親鄰怕他行惡，那敢出頭惹禍。所以沒有抱不平，與他計較者，他的惡狀放肆橫行，就養成兇暴之性，忤逆不道之行，至日甚一日，父母忍氣吞聲，憂成疾病。十戈得了反胃噎食的症效，石氏染了單鼓腹脹的災殃，十戈朝食暮吐，勺飲不留。石氏臍突皮光，喘聲不絕。求醫服藥無效，祈神問卜不靈，病勢劇已深入膏肓，雖有扁鵲神醫，亦無如之何，不幾日間，先後繼亡。自成看那兩個父母喪亡，也不來顧棺槨衣衾，虧了眾親鄰，憐他養了這個不孝不仁的兒子，俱義來殯葬完事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當年祈福繼宗祧，那識生兒惡似梟。

食母性成何可奈，噬臍無及禍誰招。

從來逆子雲誰治，自古頑妻不易調。

若便生男都是此，奚如伯道免心焦。

自成從父母死後，把遺下的田房、產業、家私、什物，不勾半年，蕩散得一空如洗。遂至棲身無地，衣食不週，東奔西逐，南投北漂，無計可施。思量要尋一個安身的所在，囑托相識的，居間做事。若說起李自成，是這樣不孝的惡人，親鄰都是怕他的，又那裡有什麼相識的朋友，與他相處。只是那時有一個專一包攬事務，作中說合，不怕事的三不倫，自成就托他尋一個安身之所，那三不倫欣然許諾不題。卻說米脂縣東城有個鐵匠，姓周名清，年紀二十多歲，有把氣力，與妻子趙氏，兩口兒靠做打鐵匠生理，開張店面，打鐵過日。凡犁鐵田具、器械刀槍，以至零星什物打得精巧。四方的主顧，都來作成他，日裡做不足，夜裡也不得睡。開了爐，燒紅了鋼鐵，放在鐵爐上，用錘打下的時節，滿室紅光，火星遍地，黑夜看見了，好似一天星斗，通宵不息。因此人起個花號，叫他是個滿天星。四方人都知得滿天星家內，鐵器做得好，爭先來叫他打造，故此生意日夜不閒。只是夫婦二人，雙手撐持，少人幫助，正思要個人，替他相幫做做。那作中的三不倫，打聽得真實，就欲為李自成說合，即對滿天星說道：「爾家中生意做不

開，我那裡有一個小後生，要參相幫爾，就要爾教他的本領技藝，爾意下如何？」滿天星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三不倫道：「我明日代他到爾家中來，講定了，做個長久之計，然後大家放心。」當下滿天星也歡喜，就私對妻子趙氏道：「我與你近來生意做不通，正要尋個幫手，如今三不倫說合，有個小後生，要來學做打鐵生理，就相幫過日，正合我意。我已應允了，爾可整治些酒餚，請他吃兩杯。」那趙氏忙去殺雞買肉，連葷帶素，約有七八件，過了一個時辰，件件出來，擺在桌上。三不倫與滿天星對飲，真正吃得那三不倫面色紅熱，言語支離，方得別去。滿天星自己在家中，專等明日添人進口。那三不倫別了滿天星，尋著了李自成，對他說道：「東城周司務鐵店生理，挨擠不開，今少人手相助，我為爾費盡心機，到處打聽著實，我已先對他說定了。明日同爾去吃他的飯，穿他的衣，又學他鐵匠本事，爾後來不要忘我，今日須要顧我的小半世罷。」自成道：「蒙哥哥作成我，分明是重生父母，此恩此德，豈敢忘卻。」是時待過了一夜，到明早，三不倫同自成，一徑向東城鐵店中來，見了周清夫妻。三不倫謝道：「昨日相擾，不覺酩酊大醉，感德殊深，今同這李自成言兒在此。」即叫自成向周清夫妻，各囑了兩喏了。三不倫道：「這個小官，原是好人家子弟，近因父母雙亡，時運不利，如今上無伯叔，下少兄弟，孤單一身，沒有倚靠。以我愚意，李小官的年紀，與周司務差不多幾歲，不好拜為父母，只作兄弟看承。叫他盡心，學爾的生理，竭力幫助成家了，我不才也要時常往來，料想爾們兩邊，也不是個得魚棄菜的。」周清道：「爾的見識，極為有理，安得不從。」即備下牲禮，對神結拜，要似同胞。自成草下疏文，念道：

結義弟李自成，蓋為生逢不幸，怙恃棄世，運值多艱，室家傾覆。既乏雁行之兄弟，更鮮魚水之妻房。傷者孤獨，悲矣伶仃，茲對神明而設誓，欲期義結以相依。冶□金願，悉心而受技；擔薪負米，甘竭力以成家。若背初盟，惟神是鑒。

讀了疏文，化寶辭神，收拾三牲，切成大塊，燙起酒來，吃得個個大醉而止。只因這番，但見：

草寇相依，漸起綠林成鄰聚

凶徒糾合，將看赤縣作紅爐。

畢竟這兩人結義之後，做出甚麼事來。要知明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